

梁溪漫志

下

宿



梁谿漫志卷第六

費袞補之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
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殆猶
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淹有請親
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
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
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

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
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
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
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
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
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
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
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
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

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
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
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
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沖
人坐守成算而董璫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
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
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
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
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尚

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
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
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
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
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
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

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
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
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
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
在魏公旣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
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
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
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
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

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覓念奴事云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
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
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旣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
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
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梁溪漫志卷六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垌嘗以新法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問林夫之父彥猷詢俱嘗爲監察御史唐氏父子皆爲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

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

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靺鞨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參政

汝文

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追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畱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畱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始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材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

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

永卿

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

畧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熾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

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畧安有無姓之理母媼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煇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

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
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
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
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
少嘗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
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
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
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
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

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
言真可以砭諸賢之育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
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
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
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
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
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